

慢时光

此生难忘是陆院

□王永清

曾经无数次路过,没想到此生会有交集;曾经很长时间是其中一员,没想到又成了路人。

从军30年,我和陆院,有着一段魂牵梦绕深藏了几十年的感情。

一所军校与一座城

我的高中,是在桂林读的。从乡下来,如果坐汽车,走罗锦、良丰线,肯定要路过陆院。

一座城市,能有一所军校,自然多了股英武之气。桂林陆院的前身,是1955年成立的北碚步兵学校;1958年迁入桂林,先后称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、桂林步兵学校、桂林陆军学校;1986年改名桂林陆军学院;2006年改为广州军区综合训练基地;2016年军改,并入新成立的陆军特种作战学院。

这里有献身疆场血沃和平的勇士。据记载:学校当年有1500多人被分配到各军师团部队参战,他们奋勇杀敌、表现突出。其中7人英勇牺牲、54人光荣负伤,32人被荣(追)记二等功、413人被荣(追)记三等功。在之后长达10多年的维护边境安宁过程中,又有不少在校学员参战。

这里还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栋梁。单是我们学院第三届本科队,百多号人,就出了3位将军,还出了10多位师职干部、近40位团职干部。

陆院在桂林,也守护着桂林。多年前,桂林某监狱发生一起服刑人员劫持

人质事件。问题的最终解决,正是桂林陆军学院派出的神枪手。当时执行任务的,是一个小组:有现场指挥员,还有两名狙击手。巧的是,两位狙击手后来都当过我的教员,且有交往。

一条道路与一种人生

路,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髦题目,多次进入高(中)考试卷,只是我没被考过。而我的人生,却从没想到在从军路上走了那么久,邂逅的路口,又只有短短几分钟。

高考结束后,回地高估分填志愿。正跟同学在议论之时,操场上传来一阵吆喝:“陆院有人来招生,愿意的可以去看看!”上军校,本就是我的人生梦想,听到吆喝的我立即跟着人群跑了过去。负责招生的李德华教员查了我平时成绩,欣然应允:只要报考,录取基本没有问题!

高兴之余,我也内心忐忑。我从小体质偏弱,体育这个短板,已经多次让我与“三好学生”失之交臂,如今却要“秀才来当兵”!父亲从小习武,是上世纪60年代全军大比武的训练尖子。他深知以我的条件,要从这里混个名堂出来,“不死,也得脱层皮”。

第一学期末,我很不情愿地递给他成绩单,文化课虽然亮眼,可他关注的却是军体4.9分,难免脸色凝重。我灵机一动,说考试是5分制,才蒙混过关。其实标准还是10分制,只是我需要用这个谎言来为自己打气。

时至今日,人过中年,我已离开火热军营,回顾自己军旅人生路,看似艰辛崎岖,但哪一样不是受益终身!都说部队是大熔炉、大学校,而军校更是锻造熔炉的“大熔炉”,孕育学校的“大学校”!

一篇文章与一个时代

我和时任军区宣传处处长胡训军、时任学院政委孙海潮合作写作的通讯《打赢没有硝烟的争夺战》,登上了《解放军报》头版头条。或许,在那个年代,也算写出了我们军校的样子。

学校以为国育才为己任。自古以来,育才造士,为国之本。尽管学校数次搬迁、几易其名,但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军事人才的初心永远未变,为打胜仗提供人才支撑更是矢志不移。这一点,不仅从徐帅题写的校训“团结、创新,求实、献身”可见一斑,从各位院领导的心思用劲上更能体现。

我们入学时的院长马声儒少将、政委王永宁中将,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入伍的老革命,更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军人。前后接任院长的赵富刚、陈义春少将,都是从军区机关二级部领导上任,年富力强、身板硬朗,每天清晨学员出操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1998年,我调军区机关工作,陈义春院长和时任政委吴凤龙将军也是热情鼓励,总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走上更高平台施展才华。这样的勉励,一直坚持不辍。

学校以要求严格而著称。在校期间,退学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不论是思想表现上的不合格,还是军事考核中的不及格,抑或日常管理里的小漏洞,都可能被扣“黄牌”,至于外出超假、考试作弊、偷鸡摸狗之类,更是“零容忍”。

这时刻警示我们:肩上的红牌牌,稍不注意就会被摘,从而丝毫不敢大意。我体能基础弱,两任队长郑天青、王惠宁推动成立的突击队,5公里越野、400米障碍、军体、射击,哪个项目不行就参加哪个,我基本上都是成员,多的时候参加了五六次。到毕业前的500公里大拉练,途中多次编组组合,大家都抢着背重心不平衡的无坐力炮炮身,浑然忘了苦与痛。

学校以人才辈出传血脉。放在我们三大队,就已可见一斑。作为学院本科生大队,毕业学员们的表现可圈可点:军改前,军区部队三个作战师长均为该大队毕业学员。

所有过往,皆为序章。学院最终被撤并,固然非常可惜。但这也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更是我军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所需。军人开始逐渐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作战标配的时代。陆院的变迁,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缩影,当然更是无数学子难以抹去的人生印记。特别是以爱国奉献、报效国家为核心的陆院精神,因还有着无数的践行者和传承者,而永放光芒!

随笔 漫谈

一条拥有深度睡眠的狗

□王碧君

在喀纳斯的月亮湾,站在岸边俯视一湾翡翠色的湖水,清透如玉。彼时正值盛夏,闷热且没有一丝风,湖水如镜,蓝天白云犹如镜中繁花,水中亦有一轮似火的骄阳,若能置身湖边,掬水在手,或许能凉快一些。

兜兜转转,终寻得一条通往湖边的栈道,迫不及待地沿着木质台阶逐级而下,转了七八个弯,抵达湖边后,发现一个女孩正仰躺在地上操作无人机。她看起来20多岁,一身驼色某名牌运动装,扎脚麻花辫,不知是在拍天空还是在拍湖水,在她身侧不远处的灌木丛旁,放着一个黑色大号运动包,背阴处还躺着一条白色的狗,那狗一动不动,走近一看,发现是条拉布拉多。狗婴儿式侧躺着,对我的靠近没有丝毫反应。

我心中一紧,它莫不是死了吧?赶紧询问旁边的女孩,你好,这条狗是你的吗?它怎么不动了?

女孩听到我的声音,一边把无人机收回来,一边笑着,不是,它只是睡着了,我刚开始走过来时,折腾半天拍照啥的,也没见它动,也以为它死了呢。仔细看它的肚皮,有起伏,有呼吸就活着呢。

蹲下来凑近去看,狗肚皮有规律地起起伏伏,果真只是睡着了。看它全身放松,连耳朵都自然地垂贴在脸侧。

于是我对女孩说,这狗的睡眠质量真令人羡慕呀,睡眠的最高境界,可能就是睡得跟死了一样吧!

女孩哈哈大笑了起来,说了句“游客所见略同”。然后,我俩不约而同地向这条狗投去了同款羡慕的目光。

女孩还告诉我,她到新疆就是来缓解她的失眠的,她听人说,压力大的时候,故乡的田野最是治愈,人融于大自然中,可以全身心放松,抛开一切,自然就睡得着。可惜她从小在城市长大,她的故乡没有田野,那就到更广阔的他乡来寻找诗和远方。

女孩和我一样,都是看了李娟的散文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,被剧中帧帧如画的美景以及世外草原吸引过来的,去了阿勒泰,顺便打卡新疆著名旅游景点。我问她,看过了实景和剧中比如何?

她说,远比电视剧里看到的更美更震撼,就算用无人机,也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美,无边无际的草原,湛蓝天空上飘着近乎纯白的云,还有那清澈见底的湖水,茂密林立的白桦和绿云杉……简直美得让人词穷。

是了,无论任何摄影设备也无法媲美人的像素,来了新疆也才知道中国之大、山川之美。

我问她睡眠好了一些没?她说,其实环境只是一方面,还是工作的时候压力大、思虑过多,才导致失眠。她是做茶叶生意的,夏天是淡季,索性就闭了店,给自己放个假,睡眠好多了。她这次来更重要的是想挑战自己,全程露营。她自己从山东开车过来,遇到美景美食就停下来,一路走走停停,倒也自在,这是她出门的第19天了,离目标一个月还有十来天。她说打完景点卡就准备回去,然后要进货开店了,店再不开门,老顾客都要跑光了,除了诗和远方,人总还得要生活。

我给她点了个大大的赞,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,她看起来也就刚大学毕业的样子,没想到已经独当一面,是个老板,且勇敢通透。

据说人的烦恼90%都来源于人际关系,新疆地域辽阔,天高地广人稀,但愿她此行能实现梦之所想、心之所向,少些烦扰,想必睡眠也会好上许多。

新疆这个地方,古时候我们叫它西域,改名是因为“故土新归”之意。我们来了,换一种远方的氛围,切换内心,休憩好了灵魂,再回到柴米油盐日常生活,恰似“旧人新做”。

请女孩帮我拍了几张游客照,我要帮她拍,她微笑拒绝,说用无人机已经拍了好多张,自足自立,便是如此了。

跟女孩道别,又去看了下那条熟睡的拉布拉多,它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样子,天地间,睡得浑然忘我。我没有放轻脚步,转身离开,心想,它睡足了自然会醒,否则别人很难吵醒它吧?

可能是曝光效应,后来,我在月亮湾岸边的草丛或屋角,见过很多睡得旁若无人的狗,但都不及最开始我见到的那条看着可爱养眼。于是,我把它酣睡的照片发在了朋友圈,总要留一点我们相遇过的痕迹,哪怕它并不知晓。

下面一堆评论问:“这是羊吗?好可爱呀!”“它怎么了,是死了吗?呜呜……”

我统一回复:这是一条拥有深度睡眠的狗。动物无忧无虑,可以睡得像个天真的婴孩,人长大了却有种种忧患。但是某种程度上,我还是情愿来人世一趟,体会着喜怒哀乐,拥有更加完整丰富的人生。



慢时光

一所军校与一座城

我的高中,是在桂林读的。从乡下来,如果坐汽车,走罗锦、良丰线,肯定要路过陆院。

一座城市,能有一所军校,自然多了股英武之气。桂林陆院的前身,是1955年成立的北碚步兵学校;1958年迁入桂林,先后称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、桂林步兵学校、桂林陆军学校;1986年改名桂林陆军学院;2006年改为广州军区综合训练基地;2016年军改,并入新成立的陆军特种作战学院。

这里有献身疆场血沃和平的勇士。据记载:学校当年有1500多人被分配到各军师团部队参战,他们奋勇杀敌、表现突出。其中7人英勇牺牲、54人光荣负伤,32人被荣(追)记二等功、413人被荣(追)记三等功。在之后长达10多年的维护边境安宁过程中,又有不少在校学员参战。

这里还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栋梁。单是我们学院第三届本科队,百多号人,就出了3位将军,还出了10多位师职干部、近40位团职干部。

陆院在桂林,也守护着桂林。多年前,桂林某监狱发生一起服刑人员劫持

人质事件。问题的最终解决,正是桂林陆军学院派出的神枪手。当时执行任务的,是一个小组:有现场指挥员,还有两名狙击手。巧的是,两位狙击手后来都当过我的教员,且有交往。

一条道路与一种人生

路,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髦题目,多次进入高(中)考试卷,只是我没被考过。而我的人生,却从没想到在从军路上走了那么久,邂逅的路口,又只有短短几分钟。

高考结束后,回地高估分填志愿。正跟同学在议论之时,操场上传来一阵吆喝:“陆院有人来招生,愿意的可以去看看!”上军校,本就是我的人生梦想,听到吆喝的我立即跟着人群跑了过去。负责招生的李德华教员查了我平时成绩,欣然应允:只要报考,录取基本没有问题!

高兴之余,我也内心忐忑。我从小体质偏弱,体育这个短板,已经多次让我与“三好学生”失之交臂,如今却要“秀才来当兵”!父亲从小习武,是上世纪60年代全军大比武的训练尖子。他深知以我的条件,要从这里混个名堂出来,“不死,也得脱层皮”。

第一学期末,我很不情愿地递给他成绩单,文化课虽然亮眼,可他关注的却是军体4.9分,难免脸色凝重。我灵机一动,说考试是5分制,才蒙混过关。其实标准还是10分制,只是我需要用这个谎言来为自己打气。

时至今日,人过中年,我已离开火热军营,回顾自己军旅人生路,看似艰辛崎岖,但哪一样不是受益终身!不论是思想表现上的不合格,还是军事考核中的不及格,抑或日常管理里的小漏洞,都可能被扣“黄牌”,至于外出超假、考试作弊、偷鸡摸狗之类,更是“零容忍”。

学校以要求严格而著称。在校期间,退学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不论是思想表现上的不合格,还是军事考核中的不及格,抑或日常管理里的小漏洞,都可能被扣“黄牌”,至于外出超假、考试作弊、偷鸡摸狗之类,更是“零容忍”。

这时刻警示我们:肩上的红牌牌,稍不注意就会被摘,从而丝毫不敢大意。我体能基础弱,两任队长郑天青、王惠宁推动成立的突击队,5公里越野、400米障碍、军体、射击,哪个项目不行就参加哪个,我基本上都是成员,多的时候参加了五六次。到毕业前的500公里大拉练,途中多次编组组合,大家都抢着背重心不平衡的无坐力炮炮身,浑然忘了苦与痛。

学校以人才辈出传血脉。放在我们三大队,就已可见一斑。作为学院本科生大队,毕业学员们的表现可圈可点:军改前,军区部队三个作战师长均为该大队毕业学员。

所有过往,皆为序章。学院最终被撤并,固然非常可惜。但这也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更是我军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所需。军人开始逐渐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作战标配的时代。陆院的变迁,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缩影,当然更是无数学子难以抹去的人生印记。特别是以爱国奉献、报效国家为核心的陆院精神,因还有着无数的践行者和传承者,而永放光芒!

岁月年华

装空调

□邓丽琼

有国才有家,一个家庭的富有,离不开祖国的强大。

那天早上,斑驳的阳光透过窗帘射进阳台,洒在沙发和绿植上。揉着惺忪睡眼,进入客厅,我感到阵阵燥热。桂北有句顺口溜:“早上起来汗水流,街面走起像熬油。天上太阳火辣辣,望着心中就焦愁!”眼下这情形,怕是酷暑要来了。

娘家侄儿昨晚开始住进我家,想利用暑假请我辅导功课。为让他们免遭酷暑的欺凌,我们把他们交给女儿照看,自己准备到商场买空调。女儿叮嘱我:“妈,您帮我外公家也装空调吧。”我应允。

商场人山人海,电器商品琳琅满目。货比三家,讨价还价,最终我购买四台挂壁机和两台柜机,拟在城里的家装两台挂壁机和一台柜机,其余的装在乡下的娘家。

两天后,我城里的家装上空调。白色的挂壁机依偎雪白的墙壁,与室内环境浑然一体,卧室多出几分洋气。最醒目的是柜式空调,圆柱形,乳白色的磨

砂面板,顶端有一木纹的“帽子”,圆润底座。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“云裳”。如端庄的女子身着云裳,静立在客厅一角,与郁葱的绿萝为邻,成一道亮丽风景。

这些空调皆可语音遥控。师傅指导使用时,平时活蹦乱跳的六岁小侄儿安静地竖着耳朵听。师傅才离开,他就迫不及待地对着空调喊:“你好,小奥!请打开空调。”空调缓缓开启。一会儿,丝丝凉风袭来,又过几分钟,更凉。闭了眼,仿佛眼前绿草如茵,姹紫嫣红。春意满屋,开口即来呀!“咣当”一声,大门被小侄儿打开,一股热浪直冲屋内。室内室外,真是“冰火两重天”啊!“与其羡慕别人的美貌,不如享受空调的怀抱。”在这酷暑下,才真正体会这句广告词的深意!这天的午餐,没有往日的大汗淋漓和焦躁不安。午餐后,大家到各自房间休息。挂壁空调开启,本来热得像蒸笼一样的房间,两三分钟后凉爽如森林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大家陆续醒来。“姑姑,客厅好冷啊!”我听到侄儿的喊声,走过去一看,发现客厅大叫。我走过去一看,发现“云裳”悠闲自得地扇动着风叶,声响不大,难怪没有惊扰到我们。原来我们睡前忘了关闭客厅空调。“太冷了!”小侄儿对着“云裳”喊。每喊一声,“云裳”温度提升半摄氏度。风和日暖,也是开口便来。这新来的电器,玩具一样,可把两个小家伙逗乐了,他们高兴地在洁净的地板上打滚。

翌日早晨,我们回乡下。一进家门,看见我年过七旬的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而母亲忙着端菜。挂在墙壁上的液晶电视是海信牌,65寸,“语音王”,对着屏幕用普通话或桂林话遥控,或看电视,或听歌,随心所欲。

父亲念高中时是学校宣传队队员,爱好文艺,如今虽年老,但雅趣不减当年,经常练习口琴、二胡、葫芦丝等乐器,俨然民间艺人。父亲对影视也是痴迷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参加工作半年后,为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这是我家的第一台电视。记得当时一家人都很兴奋,因为终于结束到邻居家串门看电视的历史。夏夜,父母一边看着黑白电视机里模

糊的图像,一边摇着蒲扇。

几年后,弟弟为家里买了彩色电视机。那时的电视机,机身都很笨重,要放在平稳的桌面上播放。父亲60岁生日时,我买了一台21寸的液晶彩电作为他的生日礼物。而眼前的电视,是我送给父亲70岁的生日礼物。这电视机挂墙上,既不碍地又美观。那鲜艳的画面、清晰的语音及语音遥控的功能皆得我父母喜爱。到夏季,陪伴他们看电视的,还有“嗡嗡”作响的电风扇。

当我告诉父母我们回老家之事,他们一起起来就杀鸡宰鸭,备满一桌菜等我们归来。安装空调的师傅来了,钻孔、拉线、调试新机,娘家也装上空调。我们顾不上睡午觉,索性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,一边谈天说地。晚餐后,我和丈夫带上侄儿回城里,女儿宿乡下。

夜阑人静,空调的凉风抚摸着